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积约12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六个“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三星堆遗址历次考古出土的文物数量已超过5万件。本篇由进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拍摄下了珍贵现场资料的新华社记者沈伯韩为您讲述镜头里的三星堆故事。

这些震撼全网的三星堆照片原来是他拍的

我在三星堆里拍文物



在3号“祭祀坑”,考古人员用高光谱成像扫描仪对新发现的文物进行光谱拍摄,以识别文物的材料和属性(2021年3月16日报)。

第一次“亲密接触”

自2021年至今,我有幸参与了三次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重大发现的报道,近距离观察、感受到了考古工作者是如何进行考古发掘的。

2021年3月1日,早春的四川广汉,路边满是大片盛开的油菜花。我第一次来到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采访报道这次必将震惊世界的考古新发现,心中满是兴奋与期待。通过安保人员把守的铁门后,眼前的整个发掘区上架起了高大的全封闭考古大棚。走进考古大棚能看到4个大小不一的玻璃房子相连坐落于一边,另一边则是数个连在一起的白色房间——现场保护实验室。考古大棚里铺设了木制通道,其余部分基本都被灰色的毯子覆盖。这4个玻璃房子就是保护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舱,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身着白色防护服的考古工作者们忙碌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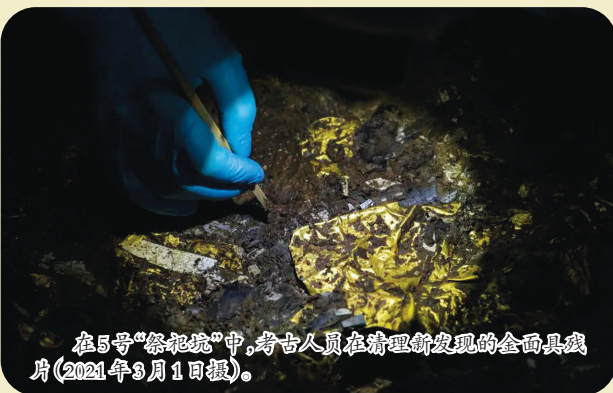
彼时,考古发掘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3号“祭祀坑”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青铜器物;4号“祭祀坑”里的玉琮和玉凿也已经露出;5号“祭祀坑”里,考古人员在清理金面具残片;6号“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在研究论证进一步的发掘方案;附近的7号、8号“祭祀坑”尚处于发掘的初步阶段。

我抓紧拍摄着眼前的场景,甚至有些紧张。因为我知道,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眼前所见都不会复现,这些文物在“祭祀坑”中的位置、状态等,无不蕴藏着重要信息,都是值得记录的。我要做的,就是把此时的现场尽可能记录下来。之后,我又去了几次三星堆,那些曾经被泥土覆盖的文物,都露出了它们本来的面目,有的是象牙、有的是青铜器、有的是玉器……尽管只显露出“冰山一角”,依然美不胜收。

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在考古发掘舱内拍摄的图片受制于现场光线条件,整体气息稍显“冰冷”,所以一直期待能有不同寻常的光线条件。2021年3月16日,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那天下午,我再次来到三星堆遗址计划拍摄,但突然被工作人员告知3号“祭祀坑”要进行三维扫描,无法拍摄。而扫描结束恐怕要到夜里了。当时,央视直播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节目近在眼前,整个考古发掘现场很快就要进入整体清理封闭阶段,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拍摄机会。我心一横:等到深夜我也要再拍一次!我便先到其他“祭祀坑”边继续工作,时不时观察着3号“祭祀坑”的扫描情况。数个小时过去,我发现那边进行扫描的工作人员换了一拨人,所使用的仪器也有所不同。于是,我试探着询问是否能在他们扫描的同时拍摄图片,我得到了允许!而这一次,他们要用高光谱成像扫描仪对新发现的文物进行光谱拍摄,因此需要用一盏合乎要求的灯照亮“祭祀坑”的内部,与以往不同的光线条件也由此出现了!

以上是我与三星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那片神秘的区域就时不时浮现在我脑海,吸引着我想要再去一睹它的“芳容”。



在5号“祭祀坑”中,考古人员在清理新发现的全面具残片(2021年3月1日报)。



在7号“祭祀坑”拍摄的龟背形网格状器(2022年6月1日报)。

考古大棚中经历地震

时间到了2022年,当得知将要公布新一轮的考古发现时,我感到很兴奋,因为之前几轮考古发现都集中在3到6号“祭祀坑”,7号和8号“祭祀坑”始终像是个谜。尤其是8号“祭祀坑”,是这6个坑中最大的一个,其中到底还藏着怎样的稀世珍宝,对我的想象力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与挑战。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了提前进入考古大棚拍摄的权限。

时隔1年多后,8号“祭祀坑”的象牙层早已被清空,露出琳琅满目的器物层,其中数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都是世界上首次发现。而7号“祭祀坑”中发现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器,被考古学家称为“月光宝盒”,更是前所未见,引发在场所有人的无限联想。我屏住呼吸,镜头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些稀世珍宝。

在这些珍宝之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8号“祭祀坑”中的铜神坛。在8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看来,铜神坛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器物,它描绘的是一个祭祀场景,代表着三星堆人对世界的理解。因此在我看来,对这尊神坛的研究,将可能会给三星堆研究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发现。我蹲在8号“祭祀坑”边,不断寻找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条件,随着考古工作者手持小刷子等工具一下一下地清理,从神坛台基上的青铜小人像尚在泥土之中,到整个神坛的造型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我拍摄了大量关于这个神坛的图片。

就在拍摄的过程中,我突然感到整个考古大棚发生了剧烈的晃动,听到头顶的钢架发出大声的异响。手机弹出的信息显示: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地震……

这是此次三星堆采访中我拍下的最后一个画面。之后,我就和同事王曦连夜驱车赶回成都,投入地震报道中。虽然不能继续拍摄三星堆,留下了些许遗憾,但现在每每回看那些画面,心中依然是激动与震撼,久久无法散去。



在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2022年6月1日报)。

用镜头对话古蜀文明

每次当我结束了一天的拍摄,拖着摄影器材箱走出三星堆遗址时,心中都会升起不少感慨。当我或蹲或趴在“祭祀坑”边,通过镜头凝视那些尚淹没在泥土中的文物时,无论露出多少身影,它们无不散发着来自遥远时代的气息与光辉,它们虽然无言地躺在那里,但仿佛想告诉我们很多很多。

正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所说,通过三星堆奇特的新发现可以看到,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所表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与中华其他区域文明对世界的想象高度一致。与它们相对,就是与文明和历史相对,会再次勾起我对一些诸如“我们从哪里来”这样问题的畅想,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和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这些出自三星堆的文物,它们自身就会成就照片。而我能够做的,只是躲在镜头后面,默默“聆听”它们的召唤,轻轻按下快门,并为它们背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所感动与自豪。

据新华社摄影部平台“新华视界”